

官板  
近思錄集解

近思錄中平一

					漢書門類
				九三九六	
			五〇		
			二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三九六	漢書		
五〇			
二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96	
冊數	4 (1)		
函號	298	164	

儒家  
三ノ四

298-164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進近思錄表

臣采言先儒鳴道萃為聖代之一經元后崇  
文兼取微臣之集傳用扶世教昭揭民彝臣  
采實惶實恐頓首頓首竊惟鄒軻既歿而理  
學不明秦斯所焚而經籍幾息漢專門之章  
句訓詁僅存唐造士以詞華藻繪彌薄

天開

皇宋星聚文奎

列聖相承治純任於王道諸儒輩出學大明於正



宗逮淳熙之初元有朱熹之繼作考圖書傳  
是宋集之精粹。遡濂洛關陝之淵源。撫其訓辭。名  
天。曰近思錄。彙分十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條。凡  
求端用力之方。暨處已治人之道。破異端之  
高。鏘闢大學之戶庭。體用相涵。本末洞貫。會  
六藝之突奧。立四子之階梯。人文載開。道統  
復續。臣昔在志學。首受是書。博參師友之傳。  
稍窮文義之要。大旨本乎朱氏。旁通擇於諸  
家。間有闕文。乃出臆說。刪輯已逾於二紀。補

綴僅成於一編。祇欲備初學之記言。詎敢塵  
乙夜之睿覽。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天錫聖智

日就緝熙。遵

累朝之尚儒。講誦不違於寒暑。列五臣於從祀。表  
章遠邁於漢唐。豈徒褒顯其人。正欲闡明斯  
道。俯詢集解之就緒。遽命繕寫以送官。儻於  
宮庭朝夕之間。時加省閱。即是周程張朱之列。



日侍燕閒固將見天地之純全明  
國家之統紀表範模於多士垂軌轍於百王粵  
自中古以來未有若今之懿臣遭逢  
上聖獲效愚衷顧以螢爝之微仰裨  
日月之照五千文十萬說雖莫贊於法言四三  
王七六經願益恢於

聖化所有近思錄集解壹部拾冊謹隨表上  
進以

聞干冒

宸嚴臣無任戰汗屏營之至臣采實惶實恐頓  
首頓首謹言

淳祐十二年正月 日

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兼景獻府教授臣葉采上表







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  
說明正宗。罔不精覈洞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  
四子並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  
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  
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  
者。斯可矣。采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  
其旨。研思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  
註。參以升堂紀聞。及諸儒辯論。擇其精純。刊除繁  
復。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朝刪暮輯。踰三

十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  
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初通  
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  
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之意云云於此中云云全日與安樂未幾亦  
 大率然於心賦而辨以歸曰夫士之大全亦近思  
 於此而學而安樂未幾亦與安樂未幾亦與安樂  
 十年於此而學而安樂未幾亦與安樂未幾亦與安樂

近思錄前引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  
 泉精舍畱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  
 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  
 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  
 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  
 者所以求端首卷論道體用力二卷總論為學大要三卷論致知四卷論存養處  
 已五卷論克己六卷論家道七卷論出處義利治人八卷論治體九卷論治法十卷論政事十一卷論教  
學十二卷論警戒與夫所以辨異端十三卷觀聖賢十四卷之大



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近思錄後引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



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

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日思錄

日思錄

日思錄

日思錄

日思錄

日思錄

日思錄

近思錄集解目錄

紫陽先生朱文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東萊先生呂成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名翰字直卿

節齋先生蔡氏名淵字伯靜

果齋先生李氏名方子字公晦

近思錄羣書姓氏

濂溪先生太極通書周子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願世為道州營道人營道



縣出郭三十里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先生晚年卜居廬阜築室臨流寓濂溪之名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太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家居河南伊水之上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於官遂僑寓鳳翔郿縣

橫渠鎮南大振谷口晚年居於橫渠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三條皆是主太極而為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是在陰陽裏面。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個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為言也。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主者，固為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柢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識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為明備，而或者於陰陽未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陰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然具於陰陽之先，而流行陰陽之內，一太極而已。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

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可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通也。陽變陰合，



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

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性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陽也。金水陰也。或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曰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五

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朱子曰五

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

之中焉。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也。○愚按此圖即繫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張

軒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

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朱子曰真

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



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愚按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惟人也得其秀而

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

事出矣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

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

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

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聖人定

之以中正仁義本註云聖人之道而主靜本註云無

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

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

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

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

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

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

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

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

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

發散亦此意耳○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

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固不善而人心之

太極立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

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

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

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為姑息義為忍

刻之類故易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朱子曰聖人太極



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故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朱子曰陰陽成

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

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

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

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

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之大意

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

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柔剛在人以德言曰

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

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

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

也斯其至矣蔡節齋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

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

也

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

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

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

妄加者繆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

也結之聖賢之

言斷可識矣

誠無為朱子曰實理自然何幾善惡朱子曰幾者動之微

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

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

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

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

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

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

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

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

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



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

而不可知者也。○愚謂性焉復焉以誠而言也。安焉執焉以幾而言也。發微充周則幾之動而神也。即通書次章誠幾神之義。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

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文集下同說見中庸○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

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

本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

而無息之謂乾。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參有性便有情有

是寒天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為性健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

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

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

謂之乾。易傳下同○道者天理當然之路專言天者即道也

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功用造

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往者為鬼來者

為神屈者為鬼而伸者為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

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黃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



也。○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鬼神二氣之良能。此合妙用而言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乾卦象傳在天為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為五常。仁義禮智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元則

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禮義智信在其中。蓋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實也。○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

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辭遜斷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曰。命猶誥勅。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

理則謂之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止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息。以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中於卦為剝。陽未剝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為純坤。然陽纔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一月中。然後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陽二氣語



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則為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故十月謂之陽月，恐

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十月於卦為坤，恐人疑其無陽，故特

謂之陽月，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為小人，故聖人不言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

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

道者，孰能識之。復卦象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曰：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

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緒也。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卦六二傳：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天下之公。

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

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

默而觀之可也。咸卦九四傳：屈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感也；自伸而屈，則伸

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

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

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恆卦象傳：隨時變易不窮，乃常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伸，無一息之停，然其往來屈伸，則互萬古而常然也。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



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革卦上六傳性無不善才者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人性本善自暴者拂戾而不信乎善是自暴害其性也。此愚之又下者不可移矣。○朱子曰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攷其

歸則誠愚也。史記稱紂資辯捷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其勇於為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真下愚耳。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

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革卦上六曰小人革面下愚小人自絕於善然

畏威形而欲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惟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性之本善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即是義然事物各有理裁制事物而合乎理者為義。○朱子曰義者心

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動靜相

推陰陽密移無有間斷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故曰無端始也。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固一而無間斷也。異時論創復之道曰



無間可容息也。又曰：其間原不斷續，皆此意也。○朱子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子曰：人而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則私欲交亂，害於正理，固宜舛逆而無序，乖戾而不和也。序者禮之本，和者樂之本。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下同。○分者，天理當

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虧欠，而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為不盡分，故君子貴

精察而力行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

也。說見乾卦九三文言：發乎真心之謂忠，盡乎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終日乾乾者，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越，於也。君

子一言一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毫欺慢之意也。以下皆發明所以對越在天之義。蓋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

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

道則謂之教。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體謂之易。

其所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理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而

修明之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也。惟其天人之理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孟子去其中，又發揮

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

失養則餒，而無以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盡矣。謂無餘事也。此言天人之氣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

也。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



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大小猶

中庸論鬼神如此其盛，而卒曰誠之不可揜者，實理即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為對越

在天也。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

道亦器。說見繫辭。道者指事物之理，故曰形而上。器者指事

物之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也。蓋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但得道在不繫今

與後已與人。不繫猶不拘也。言人能體道而不違，則道在我矣。不拘人已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

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

貫，皆不屬已。天地萬物與我同體，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為私意所隔截，則

形骸爾汝之分，了無交涉。譬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疾痛疴癢，皆不相干，此四體之不仁也。故博施濟眾

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

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說見論語。博施濟眾，乃聖人之體。夫子告之使知人之欲無異己之欲，施於人者，亦猶施

於己。近取諸身而譬之於人，則得求仁之術。即此可見仁之體也。○朱子曰：博施濟眾，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

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但只乍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

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仁之體。夫子告之使知人之欲無異己之欲，施於人者，亦猶施

於己。近取諸身而譬之於人，則得求仁之術。即此可見仁之體

也。○朱子曰：博施濟眾，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

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眾，固仁之

極功，但只乍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也。○朱子曰：博施濟眾，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

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眾，固仁之

極功，但只乍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也。○朱子曰：博施濟眾，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之有生。氣聚成形。理亦具焉。

是謂之性。性與氣本不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

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氣稟雜揉。善惡由分。此亦理之所有。然原是性

之本。則善而已。非性中原有善惡二者並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本註云。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愚謂原天命賦予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稟拘滯之後。則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一也。所指之地不同耳。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

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此重釋生之謂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

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

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

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

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

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蓋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賦受

之間。渾然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之云者。猶水流而就下。其有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稟昏明。純駁有深淺也。水固

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雖本善。及局於氣而惡。如不可謂之非性。○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



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朱子曰：人雖為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固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愚謂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但前以本言，則曰相對而生。此以用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

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修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修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事明之。

觀天地生物氣象。本註云：周茂叔看○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周徧，生理條達，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此即周子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朱子曰：物之初生，淳粹未散，最好看。及榦葉茂盛，便不好看。也。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却難看。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猶軀殼也。惻傷怛也。隱痛也。人之一身，惻隱之心無所不至，故疾痛



疴癢觸之則覺由是推之則天地萬物本一體也無往而非惻  
隱之心矣○朱子曰彌滿克實無空缺處如刀割着亦痛針刺  
着亦痛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然非有安  
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子

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伸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元然無對而孤立者程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  
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此性渾然

在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此天下之大本而萬善之主也心有散逸則失其所以為主唯能敬以存之則有以全其

中之本體矣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

是私心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已萬殊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

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

無精粗本末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

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

麼執得識得則凡事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



不待人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

楊朱為我故以一毫利天下而不為。

墨翟兼愛故雖摩頂至踵可以利天下而亦為之。楊墨各守一偏固皆失其中。子莫魯之賢人也。懲二者之偏欲於二者之間而取中。夫中者隨時而在不能隨時以權其宜而膠於一定之中。則所執者亦偏矣。故君子貴於格物以致其知物格而知至則有以識夫時中之理。而於事事物物各有天然之中。不待着意安排也。若事事安排則或雜以意見之私而非天然之中矣。

問時中如何。伊川先生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

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

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

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

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

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時中者隨時有中不可執一而求也。意如上章禹之治水九年於外。

三過其門而不暇入。蓋得時行道任天下之責。濟斯民之患。如是乃合此時之中。顏子之世。明王不興。以夫子之大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居獨善而簞瓢自樂如是。乃合此時之中。是二者若違時而易務。則皆失其中矣。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本注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

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无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偽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為欺。乃思誠也。○朱子曰。无妄者。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故曰其次。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

後。冲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事物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亦只是



此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

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

入塗轍轍車跡塗轍猶路脉也道有體用而非兩端猶木有根本是生枝葉上下一貫未嘗間斷豈可謂未應之時

言此理具於氣形事為之先本一貫也既是塗轍却只

是一箇塗轍言此理流行於氣形事為之中亦未嘗有二致也○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

源頭下來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

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

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鼻息呼吸可見屈伸往來之義以理而言則屈

伸往來自然不息以氣而言則不是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如釋氏所謂輪迴者也○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如復卦言七日

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

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日即月也以卦配月則自五月陽始消而為姤

至十一月陽生而為復自姤至復凡七月也消極而生無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生死始終皆一理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

有甚事詳見前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



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  
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  
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  
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  
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仁者愛之性愛者  
仁之情以愛為仁  
是指情為性端之云者言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問樊遲  
問仁子曰愛人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孔門問答皆是教  
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也亦是於已發之端  
體認但後之論仁者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  
欲使沿流而溯其源也學者其深體之

問仁與心何異伊川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

仁陽氣發處乃情也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之  
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

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

得之未晚也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義  
者天理之當然所以裁制乎事物之宜故訓宜

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別親疎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理之  
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道至大包乎三者故為難  
訓說者謂訓覺者言不為物欲所蔽養疴疾痛觸之即覺夫仁  
者固無所不覺然覺不足以盡仁之蘊也訓人者言天地生人  
均氣同理以人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然無所間斷夫仁者  
固以人為體然不可以訓仁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  
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或謂  
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  
訓但要識得  
大意通透耳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顛撲不破。性即是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問：心有善惡否？伊川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天流行賦與萬物，謂之命。事物萬殊，各有天然之則，統而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之性。是性所存，虛靈知覺為一身之主。

宰謂之心實則非二也。推本而言，心豈有不善。自七情之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既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程子為密。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仁義禮智分而言之，則四者各立。自然全具，實有是四者，則謂之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



及信蓋信在其中矣。○李果齋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土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

生道也。心者人之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生人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言人得是心，故酬酢運用生

生而不窮。苟無是心，則同於砂石而生理絕矣。○朱子曰：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又曰：心是箇活

物底。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

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

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

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蒙下

然盛大氤氳之義。塊然太虛，周流上下，互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

而立。故曰始。判而為上下，清濁合而為風雨霜雪，凝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糟粕煨燼之渣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

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教。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

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雜揉，凝而成形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

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緯也。陰陽循環，經也。○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朱子曰：體物言

謂事事是仁做出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



仁也。禮儀者經禮也。威儀者曲禮也。禮文之大小無非愛敬。懇惻之心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而非仁也。不然則禮

特虛文而已。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

一物之不體也。王往通。詩大雅板篇出王謂出而有所往也。且亦明也。游衍寬縱之意。言天道昭

明。凡人之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因是以證體物不遺之意。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也。朱子謂橫渠此語尤精。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

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物自少以

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滋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游散。游散者消而就盡也。以其日至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

而歸故曰鬼。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

矣。性原於天而人之所同得也。惟大人者能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故已有所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已有

所知必使夫人以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愛也。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大人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榦也。知者

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如是而彼或蔽

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已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



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

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一謂純一也。神謂神妙而無不通也。猶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

即覺。不待思慮擬議使一有間斷，則痛癢有所不覺矣。天地之為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

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也。上，都下箇心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

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

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

道，與聖人一。有是氣必有是理，此人與物之所共由也。由氣有通蔽開塞，故有人物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

又有智愚之異。塞者，氣拘而填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者，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難易之分耳。及其既開，則通乎天道，與聖人一。此言人也。

近思錄集解卷之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近思錄集解卷之二

新安 朱熹 原編

建安 葉采 集解

論學 凡一百一十一條

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為學之大凡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晞。伊

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

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曰此言士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希賢也下同○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

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

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

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

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

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朱子曰欲人真知道德之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

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

者何學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記曰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

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聖人生知學者學而知之及

其成功則一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

秀者為人人物萬殊莫非二氣五行之所為也然人則

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無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真而靜者謂其天理

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

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之前也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



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於外，情動於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己也。情既

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

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

邪僻，梏其性而止之。性動則為情，然情炎於中，未流益蕩，則反戕賊其性矣。惟夫明覺之士，以

禮制情，使不失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梏止，愚者反是。梏，猶桎梏，謂拘繫而暴殄之。言人之所以

貴於然學之道，必先知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

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養一作往。○朱子曰：明諸心，知所

也。或曰：知所養，應上文養其性，涵養之功與知行並進。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

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

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

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

無自生矣。此因上文言所以誠之道也。信道篤，則不惑，行

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也。○以上兩章論為學之道，詳盡其大綱，有三焉：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

之事也；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三者。故信之篤者，知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果者，勇之勇也。仁義

忠信不離乎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行之果也。久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

幾於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私欲之害乎天理者



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孔子教顏子為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仲尼稱之則曰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

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

篤學之道也中庸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

服猶佩也膺曾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習不取忘也又語曰不遷怒不貳過怒所當怒各止其所不遷也才過

即改已改不再不貳也又易繫辭傳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而必知之是察已之明也知之而不復行

是克己之誠也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

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

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

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

擇善而固執之然其博文約禮工力俱到其未至於聖人者特

一息之間耳使非短命而死則不淹時日所守者化而與聖人

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

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

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

子所好異矣文集○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脩德徒以記問詞章為學去道愈遠失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

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

定無將迎無內外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辨明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



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間乎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為外，凡應物者，必牽已而從之。是以性為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為兩端，則夫天地之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時而能定也。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

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徧萬物，實未常有此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

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何嫌於外？物物來順應，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易曰：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

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

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咸卦九四象辭，憧憧往來，不絕貌。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人之一心

應感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力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除滅者矣。人

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

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



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

是反鑑而索照也。

人心各有所蔽。大槩在自私與用智之兩端。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

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樂於無為而不知以有為為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作意於有為而不知以明覺為循理之自

然。今惡外物之累，己是自私之心也。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鑑以索照，寧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

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用智之語，恐即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私意，與佛氏之自私，皆一私也。但明道說得闊

非專指佛之自私也。愚謂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釋氏。故程子推其病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而用智

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意皆欲不累於外物而已。」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朱

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與其非外而是所惡於智為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

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

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自私自用智之患，其根在於

分內外為二，以在外者為非，在內者為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故常為外物所撓。惟能知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

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

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

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

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聖人



未嘗無喜怒。是未嘗自私也。然其喜怒皆係彼而不係此。是未嘗用智也。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豈不大相戾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耒之首為耜。耜之柄為耒。範土曰陶。鑄金為冶。聖賢之言。本非得已也。蓋將發明天理。以覺斯民。猶民生

日用之具。不可缺也。然其言寡而理無不該。亦非以多言為貴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言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後人徒志於為文。而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未免流於邪偽。反害於道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

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君子學以為己。苟求人知。則是私心而已。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乾九

三文言傳。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之不實。擇言謂脩辭篤志。謂立誠立誠即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德以心言。業者德之事。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所止。居如月無忘。其所能進德脩業。只是一事。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

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至謂至善之地也。求知至善之地而後至其所知。所重者在知。故曰可與幾。蓋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也。致知以正其始。則能得乎。事之幾微矣。智者知之至明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

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終即至善之盡處。

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之。所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守而勿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則義矣。聖者行之至盡也。始終條理之說。詳見孟子。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

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坤六二文言傳。敬主於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

大而大矣。德不孤也。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備。無往而不順。故曰不疑其所行也。

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



哉。震下乾上為无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偽也。動而純乎天理則無邪偽矣。雖無邪心苟

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

往則妄也。故无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

往。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為或乖於正理是即妄也。即邪心也。故无妄而有匪正之眚。又事至於无妄則得所止矣。不宜有往。往乃過也。過則妄也。故曰不利有攸往。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

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

其德。大畜卦象傳考聖賢之行可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可以求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日大蓋非徒多聞之為貴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易傳曰中無私主

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

感必通之道也。咸者感也。故咸卦皆以感為義。惟虛中而有量則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

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

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

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

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

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咸卦取象人身初為

為胸上為輔頰舌四當心位而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有感則有通然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為感之道狹矣。心所不通是

咸卦取象人身初為

咸卦取象人身初為

咸卦取象人身初為

咸卦取象人身初為

咸卦取象人身初為

咸卦取象人身初為

咸卦取象人身初為



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雨暘，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吉而悔亡也。或謂貞者正也，未有解為虛中無我者。愚聞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為正。乾以健為貞，坤以順為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無我者，咸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蓋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爻取四為感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惟虛則能應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應，其理則一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憧憧往來者，私心也。若無私心，則湛然泰然，何至憧憧也。惟其私心有係，故其所思者，有及與不及，而其所感者，有通與不通。所謂朋從爾思者，蓋思惟及其朋類，亦惟朋類乃從其思耳。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

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蹇卦

象傳：此教人以處艱阻之道。自省其身，而有不善，則當速改，不可以怠而廢。苟無愧焉，則益當自勉，不可以阻而廢。君子反躬之學，雖遇艱阻，亦莫非進德之地。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豐卦初九傳：知行相需，不可偏廢。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如目盲之人，動則不知所之也。非

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如足痿之人，雖有見焉，亦不能行矣。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說見論語。○

也。學者於所學之事，時時思繹，不驟不輟，義理久則浹洽其中，自然悅豫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也。善有諸己，足以及人，信從者眾，同歸於善，豈不可樂也。蓋與人為善之意如此。雖

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經說：下同。○君子者，成德



之名也。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信。則亦安其在我而已。奚慍焉。蓋自信之篤。而無待於外。所以為成德也。

古之學者為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為人。欲

見知於人也。說見論語。○為己者。如食之求飽。衣之求溫。溫飽在己。非為人也。為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

關在我之實用。故學而為己。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為人。則雖或為善。亦非誠心。况乎志存務外。自為欺詐。善日消而惡日長矣。○朱子曰。為學且須分

內外義利。便是生死路頭。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

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

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眾矣。然而買櫝還

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

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說見韓子。○方元案。字道輔。經所以載道。

猶櫝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

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

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手帖。○道非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切。行道之篤。視

聽言動。造次顛沛。不違乎道。用力既久。所見益為親切。如有卓然而立於前者。則中心喜樂。自然欲罷不能矣。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

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

是為偽也。脩省言辭者。中有其誠。省治之。將以立實德也。脩飾言辭者。中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為誇美也。省飾

之間。乃天理人欲之分。○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後為修辭。明道所謂修辭。但是非禮勿言。若脩其言辭。



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之實事。敬義說見前。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為言也。體當俗語猶所謂體驗勘當也。蓋修其言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之實事。而非徒事於虛辭也。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

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謂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工。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日以廣大。終日乾

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

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遺書下同說。並見易文言。君子終日乾乾是體天行健

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為用功之地。修辭立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者。為見功之地。蓋表裏一於誠。至誠故乾乾而不息。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

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有志於道。懇惻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過。而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乎

實理。如春生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而遽就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

為近。有用力處。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本註云。為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

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曰。知至則意誠。善才



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說話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告之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

義皆栽培之意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全德也其體具於心固人之所本有然必內反諸已察之

精養之厚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為已有則吾心所存無非天理而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則生理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

事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

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

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

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朋友相處非獨

漸染得於觀感自然進益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

始得心不開闊則規模狹陋而安於小成持守固滯而惰於進善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



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說見孟子○履難處困則歷變多而慮患深察理密而制

事審○朱子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

參也竟以魯得之。按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

乃質魯之人耳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本註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

轍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

國曰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先生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

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良佐

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人也人心虛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有所繫滯則本志未免昏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

苟徒務記誦為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朱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以上竝明道語○樂記曰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朱子曰減是退讓樽節收斂的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

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

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又曰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

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

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端天下之定理立於天地之間者必

有所不容廢者也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則處之各當其分而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



蓋堯舜授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愚謂孟子推原性之本善雖未及乎氣質固不害其為性也至於荀揚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是不識性也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橫渠之言始為明備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

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為之末未為知治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莫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於日用之間從容自得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顧於應酬之際未能自信其悉中乎是理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守之篤而必期於自信二者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朱子曰點更規模大開更縝密○蔡節齋曰點之意欲止開之意方進而未已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

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涵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立趨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

能深造○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敬主乎中義方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震

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為物欲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學問則義理為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不學則血氣為主故閱時久而益以衰謝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志氣之勇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立志之不大不剛則義理不足以勝其氣

質之固蔽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道義

重則外物輕造理深則嗜欲微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

詳見十四卷○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為而為之非

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法矣思邈隋唐間人膽大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朱子曰膽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學而有得則暗者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欣然有契於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安排布置即是着

意強為非真自得也

規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

妄爾視聽思慮言動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已者然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鞭辟近裏著已者切已之謂也切問近思而不泛遠則心德存

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

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言必忠信而無一辭之欺

誕行必篤敬而無一事之漫弛則以是而行於遠方異類猶可以誠實感通苟不信不敬則雖近而州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

然非可以暫焉而強為之也要必真積力久隨其所寓常若有見乎忠信篤敬之道而不可須臾離者如此一於誠實自然信

順無往而不可○以上皆切已之學切問近思者致質美者知之事宜忠信行篤敬者力行之事說並見論語

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

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朱子曰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天地本同體只緣查滓未去

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質美者明得盡是見得透徹如顏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截然兩段更無查滓其次既

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到久亦自明徹矣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乾主健主動故進德修業皆進為不息之道坤

主順主靜故敬直義方皆收斂裁節之道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始

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為入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為造道之實學者隨其淺深必各有所自得不然未嘗實用力

於學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已。為人之道也。振民謂興起而作成之。育德謂涵養已德。成已成人。皆吾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矣。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

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愚謂學問思辨。學者所以求仁也。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切篤厚之意。即此一念。便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徹上徹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本註云。西銘言弘之道。說見論語。○弘寬大。毅剛強也。弘而不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毅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狹陋自足。故無以居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古之學者。有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飫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躐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已。

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杜預字元凱。作春秋左氏經傳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漬而深博。膏澤之潤。則優柔而豐腴。此皆言涵養有漸。而周徧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滓。則渙然而冰釋。所存者。安裕而莫逆。則怡然而理順。

近思錄卷二



至於是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知矣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

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

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

非顏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辨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至哉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

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人生天壽有命而修養之士保

煉精氣乃可以引年而獨壽國祚之修短有數而聖賢之君力

行仁義乃可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質其視夫生知安行者亦遠

矣然學而不及則可與聖賢為一凡是三者皆非一旦之功苟簡超越幸而得之者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真積力久而得之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發乎真心之謂

忠推以及人之謂恕忠恕則視人猶己故大公而至平致極至也學者進德則自忠恕其極至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

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其

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無私必體之以人則其寬平溥博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斯所謂仁也體猶榦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平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只

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

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也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

潤澤公則疏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朱子曰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

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力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

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

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

真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已著意為之已是私心所謂私

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急於致知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

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

理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途而廢勉焉孳孳死而後已可也顛沛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苟能如是其有得於斯道可必矣

所以誘進學者之不容自己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

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

者之學不可

釋教言為訓釋古言為詁爾雅有釋訓釋詁是也儒者之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詁皆其末流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

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

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

人所以參天地而並立者惟此心為之主耳苟志有所局

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習外物則正志喪失專意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



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  
 翰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  
 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  
 優而何。呂大臨字與叔。張程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  
 癖。所著訓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  
 賦。徒街文辭。務以悅人。故曰類俳。俳優。倡  
 戲也。齋。齋肅純一之意也。心齋。說見莊子。曰。古者。學為文  
 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  
 據發習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聖人道全德盛。非有意於  
 為文。而文自不可及耳。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  
 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游夏蓋習於詩書禮樂之文  
 者。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

樂記之類。凡此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  
 秉筆學為如此之文。而亦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且如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  
 章之文也。說見賁卦。○天文。謂日月星辰  
 之文。人文。謂人倫禮樂之文。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  
 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  
 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  
 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  
 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  
 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性  
 無

不善。人所同得。苟安  
 於小成。皆自棄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於義，自反無媿，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者存心而已。若不集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

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

必有事焉。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事理之宜也。故有在事在心之別。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

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

却是都無事也。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止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

亦塊然無所為而已。烏得心體之周流哉。又曰：集義只是事事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

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

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言此以明集義之道，必有事焉者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

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

然其利心則一也。志於求名，則非務實，有為而為，即是利心。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

意，便是不仁。仁者天理之公，心德之全也。有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害乎仁之全體矣。



仁者先難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說見論語○後猶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先難者存心之篤而不容一念之或間克己之力而不容一事之非禮後獲者順乎天理而未嘗謀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計其效此仁者之事也或曰智者利仁是亦先獲也曰所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又豈區區計功謀效者之為哉萌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之有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

與權說見論語○學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有志希聖然後可與共學學原於思善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得然後可與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能通變而不滯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宜惟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

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

終至於喪己為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於人也其終至於成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已一致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非盡己之事也苟徒務外則將陷於邪偽反害其性矣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

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

其所造者極也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一或自止則智日昏而行日虧矣惟聖人理造乎極行底

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是間斷也何以為聖人論其進退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也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外書下同。○智以靜而明。行以靜為主。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說見前。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學莫大於知性。真知性之本善。

則知之大者。忠信以為質。然後禮義有所措。以忠信為本。則行之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躁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墮。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

一。非學也。說見中庸。○學不博。則無以備事物之理。既博矣。則不能無疑。疑則不容不問。問或疎略而不審。則

無以決疑。而取正。問審矣。又必反之心。思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揆所聞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若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

知者。猶或奪於物慾之私。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缺其一焉。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

必自下。張繹。字思叔。程子門人也。學必有其序。不容躐等。積累而高。必自下始也。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

自有所至矣。標。幟。準。的。蓋期望之地也。為學而先立標準。則必有好高躐等之患。故莫若循序而進。孳孳不

已。自有所至。○朱子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尹焞。字彥明。程子門

人也。始學之士。未知嚮方。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



無私己之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厚積誠意。掃除氣習。以為學問根本也。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苟欲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思慮。槁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謝顯道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

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

早在。至誠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義精仁熟。而遽欲坐忘絕念。此告子之不動心。而反為心害者也。伊

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鍛煉

治工之冶金。言其善於成治人也。心無紛擾。乃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著工夫。○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

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

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

執著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

一偏。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

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說見易繫辭。○研精義

然事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相資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



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下同○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

迹窮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盡力於精義以致其

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則有所不能致其力者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天命流行賦于萬物本無非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氣

聚成形性為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

以為性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子謂性無有不善是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

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義理與氣質相為消

長德不勝氣則氣為之主而性命拘於雜揉之質窮理盡性德勝其氣則德為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之善

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

已。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性此學問之極功也學至於是則渣滓渾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之德所命者即天之理尚

何氣稟之為累哉獨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耳○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

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

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鄭氏曰領猶理治也好善也人之氣

質不齊要皆稟於天也陽明而陰暗陽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

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

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

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萬物一體性本無外苟拘於耳目之偏狹則私意蔽

固藩籬爾汝安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視物與己本無間然也○朱子曰體猶體認之體將自身

入事物之中究見其理又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得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孟子

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

不足以合天心人能全心德之大則知性知天矣無一物而非天故天大無外入之心苟猶有外則與天

心不相似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

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

與天地為不相似矣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自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解

絕毋皆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

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意

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

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己私故曰有方○朱子曰起於意遂於

必留於固而成於我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或問四者

相為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

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

曰絕一斯可矣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說見論語○反天理則

則所趨日以高遠徇人欲

以沉溺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



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

出如天地位而易行說見繫辭○人能通晝夜陰陽之變智則崇矣所以效天也又能守品節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

言者常存乎疚疾以此繫辭傳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

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

混然中處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

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



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竝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

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朱子曰：畏天而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又曰：若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



善繼其志。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為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為志。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朱子曰：孝經引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朱子曰：舜道而馨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

不貳而脩身以俟之。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

順令者，伯奇也。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



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明道先生曰。訂

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

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學者

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

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體認此意。實為我有所謂

真知而實踐之。至此則又。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

私天德也。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

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游酢字

子門人也。中庸惟本乎天命之性。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致

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

之生。同稟是氣。以為體。同具是理。以為性。雖有差等。實無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己之性。而全天命之本然耳。此即中庸之理也。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

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

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

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

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本註云。老幼及

差等。本二也。○楊時字中立。程子門人也。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萬物為同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疎。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汎然並施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疎並立而為二本也。○或問理一分殊。如同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分殊處。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



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箇親疎同胞裏面便有有理一分殊吾與裏面亦便有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一分殊在其中矣

**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蔽也為己之私勝而失其公愛之理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

**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為仁之方西銘是也施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

**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大公之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為二也曰以理推之

則竝生於天地之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也然是理也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差等耳非二端也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惑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為己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

子所謂過則順之**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又從而為之辭**



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為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

以為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誤者克治尚如此之嚴况乎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畱之纖芥以累其身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  
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日  
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

不智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改過之不吝

橫渠文集下同說見論語○君子脩己之道必以厚重為本苟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厚重而不知學則德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己之賢但或吝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義有益學者故取焉此錄經說有與本文異者放此

橫渠先生謂范吳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

吳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

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

得醒耳

范育字吳之○朱子曰橫渠說此語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自省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理須如所謂脫然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



精立心未定而多思致惑則所向或移講治致思莫非術

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

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承上文而言致思講治乃窮理之事皆在

吾學術之內初何厭乎勤此言講治之貴精然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蓋欲先定吾志無所疑惑然後能若決江河進而不

可竭此言立心之必定遂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

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

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說見尚書○遂順也遂此志則立心已定務時敏則講學為急如是

則所脩乃日見其進也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

在人能弘之而已明善者為學之本知之既明由是固守之則此德有立推廣之則此德日大苟

以忽心視之則所見者亦淺微矣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

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解否此義亦是博文約

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尊者崇尚敬持之意道由

也由學問而惟恐背違崇德性而惟恐懈怠日以此自省積之歲月則內外兼進矣尊德性則是約禮上達之事道問學則是

博文下學之事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止改得少不善此

德性上之益學者日省其身所以增益其不知者何如所以改治其不善者何如以是存心則德日新矣

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勿徒寫過又



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讀書者必窮其義理。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末。編

書者必求其旨歸。不徒務博洽紀錄之功。多識前哲之言行。以廣所知。則學日進矣。勿使有俄頃閒

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君子之學。一有間斷。則此心外馳。德性日墮。學問日

廢矣。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

立道也。繼絕學。謂續述道統。開太平。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

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

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

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

學禮則可以守得定。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累。又有所依據而自守。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

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橫渠易說。○人之德

性本自廣大。故必廣大其心求之。偏狹固滯。豈足以見道也。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

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

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橫渠



論語說○言人虛驕恥於下問內則欺已外則欺人終於不知而已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

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所貴於學正欲陶鎔氣質矯正偏駁不然則非為己

之學亦何以推明聖人之蘊哉○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下同○文不密察則見理麤疎心不洪放則所存狹滯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

行處是疑也始學之士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所不通殊不知疑者是未嘗實用功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大則寬平弘遠故處已待人

無往而不達心小則偏急固陋無所處而不為病也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

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

之只是俗事人有妨廢學問之功者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即是實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只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二事特以所存者不同耳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已而為言也平物我者



物我一體合人已而為言也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  
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  
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功業立言立事皆是也為學而先志於功業則穿鑿  
創造必害於道矣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  
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  
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  
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不知反約窮源故浮淺而無實默養吾誠

則反約窮源之事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

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權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

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謫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行已無隱則是非善惡有所取正庶可增益其

所未知所未能苟固為蔽覆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

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人不肯言其知之所行

之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之非已又非若顏子之如愚於聖言無所不說者之比也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



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急於自治何暇務外厚於反躬何暇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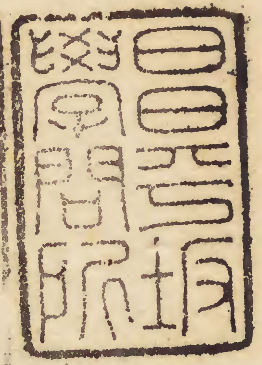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

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

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近思錄集解卷之二

南齊書



官版見本



